

打 坦 克

(战士曲艺选)



安徽人民出版社

9.07

打 坦 克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省合肥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frac{1}{8}$ 字数: 75,000

1976年3月第1版

197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0

统一书号: 8102·827 定价: 0.26元

目 录

打坦克(山东快书).....	柳石 凌波(1)
斗鸪山(山东快书).....	陈亦兵(14)
选 路(故事表演).....	戴长友 杨树德 张自清(26)
车灯雪亮 (琴 书).....	姚岭良(34)
老号兵(相 声).....	郭扣宝(43)
智擒敌师长 (快板书)	姚岭良(54)
泉水清清(快板书).....	魏任民(67)
烧“鸡”(评 书).....	艾 康(76)
表的故事(上海说唱).....	洪 军(85)
养牛“大学”(数来宝)	柳石 凌波(93)
采药路上(群口坠子).....	施二俊(109)
西门豹除害(河南坠子)	陈亦兵(118)

打 坦 克

(山东快书)

柳 石 凌 波

革命部队英雄多，
我表一回，老团长传经打坦克。
这位团长名叫郭宏志，
他是抗美援朝的老英模。
论岁数已经四十二，
可他那性格，比年轻小伙儿还活泼！
他刚从教导队回来就参加拉练，
不骑马来不坐车；
一路上开动“11号”，休息时——
(唱)“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
嘿，还给战士指挥歌哩！
这一天，他们冒雨来到马鞍山，
按课目，训练单兵反坦克。

你抬头看，马鞍山枫林似火红艳艳，
乍晴的霞光照山坡。

阵地前，“敌军”的坦克来回地跑，
各分队，立即展开就动作。

这一边，火箭筒打得实在准；

那一边，连续爆破象穿梭！

郭团长，在各阵地上走了一遍，

现在，又来到六连指挥所：

（白）“刘连长！”

“到！……首长，你回来了？”

“回来了，怎么样了？”

“准备好了。”

“噢，我看看。”

郭团长刚刚接过望远镜，

正北方，嗨！有一辆坦克出了车！

只见它呼呼啦啦开过来，

看那个劲儿，气势汹汹了不得。

什么沟、坎、石头、障碍物，

它看着了只当没看着；

盆口粗的枣木桩，

被它“喀嚓”一声给撞折了！

郭团长，往右翼阵地一扭脸，

见堑壕里，噌！冲出来个战士下山坡。

这个战士，浑身上下是虎劲，

挽着裤腿儿捋胳膊。
有一颗反坦克手雷抓在手，
正撒开两腿追坦克。
离坦克还有十几米，
举手雷大喊一声：“着家伙！”
“嗖丢丢”——反坦克手雷扔出去，
可就是没有拉开导火索。
手雷不响有什么用啊，
就象砸了一秤砣；
“哐当噗哧”手雷落了地。
那坦克根本没觉着，
还是大摇大摆往前拱，
这个战士大背枪，“噌”——
奋不顾身上了坦克。
郭团长轻声问连长：
“欸——这个同志叫什么？”
“他姓牛名叫牛铁锁。”
（白）“哪里人哪？”
“家住安徽五道河。”
（白）“多大了？”
“今年刚满十八岁。”
（白）“噢，刚参军？”
“入伍还不到两个月。
你别看他人小可志气大，

样板戏他是又爱看来又爱学，
那严伟才、赵勇刚、杨子荣、李玉和……
一个个活在他心窝！
他决心以前辈英雄为榜样，
接过枪杆保祖国。”
(白)“嗯，好样的！”
郭团长边看边听边点头，
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小家伙。
只见他，摘下铁锹就撬坦克的炮塔盖，
“嘿！……”撬了半天没挪窝；
使足了力气猛一撬，
“喀嚓！”咣，铁锹把子给撬折啦！
小牛急得直出汗，心里话：
这个东西比王八盖子还难剥呀？！
(旁白)那还用说。
那坦克觉着身上有动静，
心想：我不能轻易让人把我摸。
只见它，炮塔一摇打了个旋儿。
(白)呜！——噔、噔、噔，
把小牛甩出去一丈多！
(白)“可别摔坏了。刘连长！”
“到！”
“看来钢刀虽好要开刃，
我下去交代交代这个小家伙。”

连长说：“要去我去，你指挥吧！”

（白）“怎么？”

“俺对首长的安全要负责。”

“瞎！我又不是泥儿捏的，
又怕碰来又怕磕。

咱们练兵需要传、帮、带，
这是咱老战士的新职责。

再说，和战士摸、爬、滚、打在一起，
就好比老刀、新刀一块儿磨！

我要不经常补补课，
锈成疙瘩你负责？！”

（白）“哎，团长你……哎！”

刘连长一把没拉住，
郭团长，迈开大步下了山坡。
到跟前就要扶小牛，
这小牛还冲着坦克后腚啐唾沫：

“呸！你再来，俺还要揍你一家伙！”

（白）“摔疼了吧，小鬼？”

“不疼！只要能学会打坦克，
再摔疼点也快活！”

（白）“嗨，有志气！”

牛铁锁这才扭脸留神看，

（白）“谁呀？……嗯——
这个同志好象在哪儿看到过？”

他见团长，高大的身材多魁梧，
四方的脸盘儿深眼窝，
眼角上，细细的皱纹藏智慧，
两道眉，直挺挺伸向太阳穴！
单手叉腰面带笑，
英姿勃勃真利落。

（白）好精神哪！

小牛看罢心暗想：

他不就跟《智取威虎山》里参谋长的模样儿差不多嘛？！

忙问道：“同志，你是谁呀？”

团长回答：“我姓郭。”

“噢，郭同志，要参观你站远处看，
我们打坦克，免得把你来碰着。”

团长倒说：“那没事，
打坦克，我可以给你们当参谋。”

哪知道小牛听拧啦，——

“噢，原来你是郭参谋呀！”

郭团长闻听呵呵笑：

（白）“哈哈……好好好！

我就参谋参谋你刚才为啥没打着吧。

小鬼呀，你勇敢顽强很可贵，
可关键的时刻欠灵活。”

（白）“欠灵活？……噢，郭参谋——
你看我刚才的手雷没有响啊？

告诉你，那是我故意没拉导火索。”

（白）“噢，为什么？”

“为什么，打起仗来，战场上的情况很复杂，
我要多学几手本领保祖国。
学一学咱们的英雄郭团长，
不用枪，不使炮，
赤手空拳打坦克。”

“噢？这是谁跟小鬼你说的？”

（白）“俺连长！”

“你们连长就会瞎走火。”

（白）“走火？我说郭参谋，
不是我这个新兵给你提意见，
你可别不调查研究随便说！
噢，你大概刚刚调到俺这个团吧？
对咱团长，你还了解得不透彻。
想当年，他使炸药伏击过美国坦克群！
（白）你知道吗？
用手雷炸毁过五辆装甲车！
（白）你知道吗？
还有一回，咱团长跟俺一般大，
光着脚丫儿追坦克！
攀上去打开炮塔盖，
连人带车一块儿捉。”
小牛越说越带劲儿，

添枝加叶离了辙：

“当时团长大喝一声：‘听我的指挥开着走！
俺志愿军，宽待俘虏管吃喝！’

回来时，他‘雄赳赳，气昂昂’，
骑着坦克直唱歌！”

（白）“这都是你们连长讲的？”

“啊？……噢，我夸张了一点不太多。”

“哈哈……看样子你还可以写小说哩！”

（白）小鬼呀，”

“嗯？”

“你是一心要把坦克打喽？”

（白）“那当然！”

“可坦克的要害是什么？”

毛主席说：‘**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哪儿是坦克它的死角？

你好比新猎手要把老虎打，

可老虎的脾气还不懂得。

吃一堑就要长一智，

你刚才挨摔的教训是什么？”

小牛闻听挠脖子，说：

“我……我哪想过这些个！”

“要想！咱对付的是苏修和美帝，

它们又草包来又凶恶！

战略上应当藐视它，

战术上，掉以轻心要不得！
咱不做那鲁莽的军事家，
要把林彪拚命主义的战术来批驳！
牢记毛主席的伟大军事原则，
要又有勇来又有谋。
到了战场上，才能战必胜，攻必克，把敌人
打得焦头烂额、骨断筋折不能活！”
小牛听得入了神，心里说：
“嗯，郭参谋的水平还真不错！
——难怪人家当参谋哩！”
说话间，忽听得嘎嘎啦啦马达响，
猛抬头，嗨！又一辆坦克往这挪。
牛铁锁怒气冲冲又要上，
郭团长一把拉住他的胳膊：
“慢！这一回咱俩来个小协作，
你打头来我打脚。
注意，仗怎么打，兵怎么练，
要带着敌情做动作，
要记住：咱脚下就是珍宝岛，
决不让敌人来撒泼！”
郭团长又悄悄嘱咐了几句话：
（白）“你如此，这般……
不到火候别揭锅。懂吧？”
“懂了！”

“隐蔽！”

“是！”

他二人象赛跑进入了起跑线，

郭团长紧盯着目标把手搓。

突然，一猫腰抱起那半截枣木桩，

“腾！”一步窜出去五尺多！

小牛一看纳了闷儿：

耶！怎么郭参谋拿着枣木桩子当作炸药啦？！

他刚才头头是道交代我，

我看你这半截木头咋爆破？

郭团长飞、腾、冲、刺朝前扑，

牛铁锁窜、蹦、跳、跃后跟着；

郭团长，刷刷刷匍匐朝前进，

牛铁锁，哧溜哧溜往前挪！

那坦克嘎嘎啦啦冲过来，

震得地皮都哆嗦！

一霎时，团长冲到坦克旁，

距离不过三米多。

那坦克劈头盖顶往下压，

老英雄手疾眼快真利索！

身子往旁边猛一闪，

一撤步，差半尺没被履带压着脚！

（白）好玄哪！

说时迟，那时快，

看准了牙轮、履带之间那个夹空最适合，
悠起木桩一使劲儿，
噗！就往里边猛一戳！
那坦克正呼呼隆隆往前拱，
突然间，嘎吱——咕隆冬！——
进不得也退不得，
咕噜噜原地直打转儿，
好象是老牛掉进了烂泥窝！
牛铁锁差点笑出来：
嘿嘿，头一回看到坦克转磨磨！
用木头桩子去爆破，
既解决问题又节约！
小牛心里正高兴，
郭团长说：“上！”——一声口令震耳朵。
“按计行事抓战机，
把它的眼睛鼻子用泥抹，快！”
“是！”牛铁锁在自己身上糊了三把泥，
一翻身，二次上了坦克车，
照着了望孔、潜望镜，
一把把稀泥往上抹呀！
坦克手正在往前开，
就觉着什么东西绊住了脚，
潜望镜里看看吧，——
潜望镜也黑咕隆冬看着不着（啦）！

(白)噢，堵住了。他心里说：
这个兄弟部队打坦克的办法真古怪，
尽在俺身上堵眼、绊腿、拧胳膊，
鼓鼓捣捣瞎胡戳！
牛铁锁稳当当骑在炮塔上，
把枪一横就吆喝：
“哎，赶快投降给我出来，
不出来我点火烧你的乌龟壳！”
(白)还真把他当成敌人了呢！
坦克手又急又纳闷儿，
嘎——嘟嘟……把油门一关停了车，
嘎吱吱打开炮塔盖，
一探身，哟！见一人刺刀闪闪正等着。
坦克手哪里肯示弱，
伸手就要把枪夺！
大喊一声：“不许动！”
小牛喊：“缴枪不杀——宽待俘虏！”
他二人各不相让要动手，
郭团长，也一个纵身上坦克。
忙拨开小牛手中枪：
“哎，小鬼，别莽撞！这是咱装甲兵部队的老大哥！”
“啊？……噢，我把他真当成敌人开的坦克车啦！”
(白)对不起！”
“没什么……哎呀，首长！”

坦克手一见旁边站着郭团长，
急忙探身把手握：

“我说这回怎么过不去了，
原来是首长你也在这合！
那是呀，各种坦克碰上首长你，
那等于是老鼠掉进了开水锅！”

这时候，刘连长跑来敬了个礼：

“团长同志——这一课你给俺上得太深刻了，
你传得深，帮得细，带得活，
不愧是打坦克的老英模！”

（白）“什么？他……他就是英雄郭团长？”

“你当是谁呀？”

“我，……我把首长当成郭参谋啦！
首长！俺一定踩着前辈英雄的脚步走，
您怎么干的俺怎么学！”
郭团长闻听忙摆手：

“瞎！我那点老本儿算什么？！
咱都要沿着毛主席的军事路线胜利前进不停步！
毛主席怎么说的咱就怎么做。”

（白）“哎，对呀！”

说话间，砰哧！砰哧！升起了两颗红色信号弹，
进军号嘀嘀哒哒震山河；
战旗飘舞军威壮，
在那红旗下，两代英雄朝气蓬勃！

斗 鸪 山

（山东快书）

陈亦兵

白山黑水炮声隆，
抗日的号角震长空，
日本鬼儿垂死挣扎更凶残，
红旗下，中华儿女显威风。
在那隆滩车站有位英雄李玉和，
战斗在日寇心脏中，
名义上他是扳道夫，
实际上专把咱游击健儿来接应。
这一天，他接到上级一份密电码，
要立即转送柏山峰。
哪知道风云突变出意外，
宪兵队一份请帖送家中，
贼鸪山请他去赴宴，